

論功利

答朱君存粹

章士釗

來書力闢功利。有志聖功。此由律己之嚴。尤本傷時而發。苦心孤詣。不圖於熙熙攘攘中見之。甚盛甚盛。惟愚懼足下陳義太高。不適於普通心理。中人以下。審其克己之力之不能至也。將甘於自棄。而轉即苟儉放縱肆無忌憚之圖。貪勢近祿。猶其小焉者也。則足下與人爲善之心。其效乃反若成人之惡。此豈倡之者之本意。而人心反動。勢必至茲。吾國講學之風。不可謂不發達。乃爲年數千。大儒數百。而民風特窳。日甚一日。以至於今。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。以愚觀之。欲整飭吾國之倫理。當於儒先所持根本觀念。加以革命。是何也。儒先治己之律曰苦。今當易之曰樂也。夫天下積己而成者也。吾以一義律己。即欲人同以斯義律己。而苦者人性之所避也。康德嘗立人行之本義曰。『爾之所爲。當求合通則。通則者爾以爲如斯而適。又必凡人類皆以爲如斯而適者也。』以苦爲則。斷非人類共以爲適之端。苦之對義爲樂。惟樂可語於是。故曰當易之以樂也。以樂爲基而立爲訓。在歐土曰功用主義。此義自伊壁鳩魯以來。卽成宗風。至邊沁畢生倡之。學乃大備。穆勒爲講其義曰。『功用主義者。最大幸福主義也。凡行爲之足以增進幸福者舉曰善。與此背馳者舉曰惡。幸福者樂之體也。苦之反也。不幸福爲苦之體。而樂之反。』鄙意此主義者。最爲平易近人。大師以此立說。學者決無戕性作偽之憂。法家以此訂律。舉國可收一道同風之效。信如斯也。凡事人以爲可樂。而不至貽人以苦者。皆爲此主義所許。欲

富貴。人之同情也。此惟叩其情之用法若何。而決不責其情之不當有。英人者功用說之子孫也。多以富爲可義。魯西烈曰。『凡有可圖之富。爲其力所及者。英人莫不圖之。』此其特性也。足下謂吾人希冀富貴而國以弱。獨不聞英人貪富而國日強也耶。舜伊躬耕。於後來事業。無安排等待之心。固也。然古時政尙無爲。出處特易地耳。大人養度。無取修學。而今非其時。安排爲要。古之所謂窮達。權操人君。用世誠偶然矣。而今之政治。有才便須自用。等待抑又何妨。以此目爲病痛。至指作患得患失之小人。似過當也。陽明謂知識之多。適以行其惡。聞見之博。適以肆其姦。此誠有之。然良農不爲水旱不耕。良賈不爲折閱不市。吾不能以爲惡源。乃滅知識。以爲姦藪。乃絕見聞。用陽明之說而不得當。必來絕聖棄智之說。收視返聽之談。而宇內進化之機。於焉凝滯。又豈得爲通論耶。禹爲天子。菲飲食。惡衣服。卑宮室。號稱美德。而有功高如禹者。飲食不菲。衣服不惡。宮室不卑。即謚爲無德。亦未必然。人生於世。從其大多數言之。所欲率不出日用飲食之間。宮室之美。妻妾之奉。所識窮乏者得我。自置妾當別論外。此種自奮之動機。並無不合。須知近世國家。唯一職志。乃在提振人民體質上之歡娛。戴雪推廣邊說。嘗精求幸福兩字之定義。謂幸福云者。『在使各種階級。皆於法律範圍以內。享有相當之娛樂。』所謂相當娛樂。實不外生活程度。與當時文明相應而已。非有他也。由斯以談。吾國『民德日薄。吏治日窳。而國家日以衰弱。』其故決不在人民之富於功利心。而別有在。且自愚觀。苟有謂吾國陷於斯境。乃人民乏於功利心所致。與尊說適居其反者。愚轉樂於贊同。何也。儒生多爲不適人性之學說。國家不立淬勵人才之法制。人生正當之功利心。無所寄託。遂迸出於貪詐傾巧盜賊奸宄之途也。苟

卿子曰。『子宋子曰。人之情欲寡。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。是過也。故率其羣徒。辨其談說。明其譬稱。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。應之曰。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。目不欲綦色。耳不欲綦聲。口不欲綦味。鼻不欲綦臭。形不欲綦佚。此五綦者。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。曰。人之情欲是已。曰。若是則其說不行矣。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。譬之。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。好美而惡西施也。古之人爲之不然。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。故賞以富厚。而罰以殺損也。是百王之所同也。故上賢祿天下。次賢祿一國。下賢祿田邑。愿慝之民完衣食。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。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。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。亂莫大焉。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。聚人徒。立師學。成文曲。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。豈不過甚矣哉。』是吾國儒言。亦時與西方功用之說相近。足下雖好儒。茲種或乃鄙之。然爲立國計。愚深信荀卿。以爲『至治』之道。實不外是。故不惜與賢者之意相迂。一強聒之。終不以爲然。希更賜教。

記者足下。世衰道微。人心不古。居今世而談道德者。不目爲迂儒。即斥爲贅論。舉國上下。或曰何以利吾國。或曰何以利我家。或曰何以利吾身。苟答者以孟子對梁王之言以對。聞者其有不笑而快走者。無其人矣。噫。此政之所以墮。國之所以弱歟。余讀王陽明集。至功利論一節而有感焉。陽明之言曰。『功利之毒。淪浹人心。相矜以知。相刺以勢。相爭以利。相高以技能。相取以聲譽。其出而仕也。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。典禮樂者又欲與銓梓軸。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。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。故不能其事則不得兼其官。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。記誦之廣。

適以長其傲也。知識之多。適以行其惡也。聞見之博。適以肆其姦也。辭章之富。適以飾其僞也。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之事，而今之初小學生。皆欲通其說。究其術。其稱名借號。未嘗不曰吾以之成天下之務。而其心則以爲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。……『斯言真有功世道人心矣。竊嘗思之。人之常情。大別有二。當然之願。一也。過分之欲。二也。當然之願。爲義理中所應得者。得之不爲慳。失之亦不惜。我苟胸中無絲毫功利存在。則凡有所得。即本分中所應得者。凡所作事。即可謂天下之務。要之始事時即不能有濟私滿欲之念。一心做去。則自得聖人之道矣。過分之欲。即非所應得者。不有不得爲分內。有之得之則所謂僥倖也。且不應有而有，不應得而得，必有違背義理之處也。蓋違背義理。僥倖以得之。則中功利之毒也。申言之。在我果無功利心。則所謂錢穀兵刑禮樂。何往而非實學。何事而非天理。在我尙存功利心。則雖曰談道德仁義。亦只是功利之事。况記誦辭章乎。斯則王氏言外之意也。朱子曰。『觀舜居深山之中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豈不足樂此以終其身。後來事業。亦偶然耳。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。便成病痛。』朱子之言如此。夫古人能認真救天下於水深火熱之中。其人斷斷不是爲富貴起見。雖無治天下之權。已有任天下之量。此身即天下之身。天生我才。即爲天下。一旦用我。我只有此一副本領。按照次序作去。成全平治之天下。故舜有天下而不與。禹爲天子。而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。何嘗有富貴之見存哉。夫安排等待。是希冀富貴終南捷徑之流也。爲富貴而安排等待。則患得患失。將無所不至矣。今之人或爲宮室之美。或爲妻妾之奉。或爲所識窮乏者得我。失其

本心。自覺不可已。遂不辨禮義而爲之。地小不足以回旋。則思得繁要之職務。祿薄不足揮供霍。則思得倍蓰之俸給。猶自稱名借號。以炫其美。若是者國中比比皆是也。顧其所以安排等待者。何一計及於民。何一計及於國。無不欲滿其過分之欲耳。嗚呼。民德日薄。吏治日窳。而國家日以衰弱。謂非功利之毒深入人心何哉。吾願國人三復王氏之言。餘不自。朱存粹白。

（錄自甲寅雜誌存稿）